

## 追憶母親

廖北京姊妹

大約三年前開始注意到，每年春夏間，屋外總有鳥兒在不停地啼叫著，其中有一種的叫聲特別吸引人，那音調好熟悉又親切，似乎具有某種意義，但一時之間無法用文字翻譯出來。到底是什麼鳥在那兒這麼認真地唱歌給我聽？

聽久了，有一天，突然聽懂了，對啦！譯成文字就是「一族瓢亮」，這是母親在世時講話的特有音調。受過日本小學六年教育的母親，台灣光復後，學會了講一點國語，每次總把「漂亮」說成「瓢亮」。那鳥兒不分晝夜「一族瓢亮、一族瓢亮、一族、一族、瓢亮、一族瓢亮」地鳴叫著，此起彼落，時而渾厚，時而細柔，或流暢，或斷歇，感覺母親就在我身邊讚美人似的。曾經在破曉時分醒來，「一族瓢亮」已清脆響起，牠們不睡覺嗎？還是牠們也像大家庭時代的先母一樣，透早天未亮就得起床，燒灶煮飯、打理家務、侍奉公婆？一直很好奇這鳥兒到底長什麼樣子？雖然有幾次試圖仔細查看，但都不可得，因為藏身於茂密的樹枝間；猜想，必定與牠們的叫聲一樣「一族」都很「瓢亮」吧？

母親辭世忽忽已過四十載，因著這「一族瓢亮」的鳥聲環繞屋外，而聯想起母親以前讚美人時，總說：「瓢亮！瓢亮喔！」的神情。先母說話的腔調能再度響在耳祭，胸中不覺滿懷幸福感。感謝神「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」！

即將結束求學階段的那年五月初，我送過一條親手勾織的暗紅色毛線圍巾給母親，那是我送出的第一份母親節禮物。當我出社會工作之後，感到特別高興的，就是終於可以用自己賺的錢，買一份「像樣的」母親節禮物了！雖然距離母親節還有八、九個月之久，我卻已開始利用時間去百貨公司尋找合適的禮物，還想像著母親收到禮物時的驚喜表情。

然而，那年我根本沒有機會去買下那個中意的漂亮胸針，母親在年初因癌症去世了！從此，每逢母親節前後，這段往事和遺憾就會湧上心頭，反覆重播。開始到教會後，母親節那天，所去的教會都備有紅、白康乃馨提供給會眾配帶，但我從不接受，因為不喜歡用那種方式來紀念先母。

平日裡，母親喜愛哼唱，堂姐妹們總說：「叔（伯）母唱歌很好聽。」可惜我沒有遺傳到這個好嗓音！非常喜歡輕聲哼唱著日語歌曲的母親，那表示他心情好。也很喜歡看母親跪坐在榻榻米上的梳妝鏡前，輕鬆愉快的打理著顏面，然後換上洋裝，那表示她今天不用做粗活而要上菜市場，我只要跟著就可以，無須記住母親的各項交代，也不必獨自尷尬地面對老闆的奇怪問題。母親與每個攤販都認識很久了，所以在挑揀貨色時，總不忘寒暄幾句。中年以後的自己也會這樣做，原來是受母親的影響！

母親與大姑媽的關係遠遠勝過二個妯娌，原來母親會和父親結婚是大姑媽牽的線、做的媒，本來又互相認識，所以，母親和大姑媽彼此的稱呼有她們自己的暱稱，而非舊時必須跟著孩子叫的「大姑」。當然他們也無話不談，大姑媽是裁縫師，只要是做衣服的事，母親總會從鄉下專程搭車去外縣市找大姑媽商量，一起上街買布料，討論要做什麼款式，我特別喜歡聽她們有關這方面的談話，因為內容總含有我的那一部份，所以喜孜孜的在一旁聆聽著。她們的交談中常夾雜著日語，這又是與其他二個妯娌很不一樣的地方，難怪她們那麼「麻吉」，這就是所謂的「氣味相投」吧！

母親說過，大姑媽曾向她傳福音要她信耶穌，她也很想接受，然而，生活在偌大的家族中，翁姑尚健在，又有叔伯妯娌，她實在不敢背棄祖先而「入教」改信耶穌，言語中隱含著滿腔的無奈。不記得這是什麼時候、在怎樣的情境中跟我說的，應該是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時候吧！那時，距離我受洗成為基督徒大約還有十二、三年光景，看著母親落寞的表情，聽著她微弱的嘆息，實在無以對答，只能靜默不語。事隔多年，屢屢思及，總還是憾恨填膺！不知母親是否曾在姑媽的帶領下做過決志禱告？

北京 寫於2018母親節前